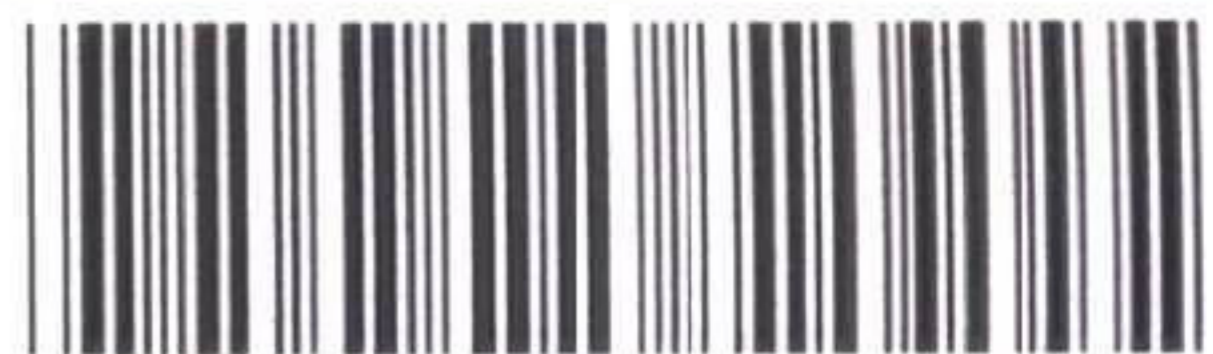


B25

1



* T 0 0 3 7 2 2 *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尊 銅 同 箴 言 录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总 序

尚 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煜熠的时代。

它少了先秦鸿蒙的元化和神锋，也不再有了汉唐气象的雄浑和矜贵；它无暇回味魏晋风度的虚灵和清逸，也绝然难以合着宋明道学的从容玄思，一任心神直赴天人之际。它只是带着无尽的屈辱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民族自我诘问，让一种悲郁的氛围死死攫住近代中国人的心灵。它打掉了一切矫情，俗常人们所必要的虚荣的润饰这时早已脱落得干干净净。民族在一度失了灵魂的重心后，或正把惶惑、怅恨、怨慕和微茫的期许寄托给了值得相托而存主自在的个我的灵魂。这是一个没有“箴言”灵感的时代，但几乎每个以生命进入问题而又以亲切的答问涵养了自己生命的人，都用自己的全幅人生把一份箴谏留给了历史。

这个时代的全部情采都可以赅入“五四”主流知识分子援自尼采的一个命题：“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估”意味

着由道揆而法守、由意义而秩序的民族文化的整全自觉，自觉的契机则在于被一代儒学大师熊十力断言为“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的“中西之辨”。

中国的近代是从对西方的重新发现开始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最初以极不文明的方式启示给东方的则是所谓“富”和“强”的价值。由东西校雠而突显的“富”、“强”的魅力，使一向以“天朝”自视的中国感到技艺上的自愧不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想固然多有“制夷”的权度，却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在技艺层次的一种自觉。“洋务”的勃兴是魏源的主张的富于喜剧意味的实现，但“技”在纯粹技艺领域的未可指望，使一批敏锐的中国人把对“技”的倚重引向对“政”的反省。对孔子的微言大义的衍发，作了戊戌变法的前导，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改良政制的纲领并不曾含有多少血和火的消息。无论如何，“戊戌”时期最深邃的思想家严复，即使在温和的变法被扼之以刀剑之后，也还是更看重“开民智”、“新民德”的精神教化作用，但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孙中山就已经由对政治改良的不无期望转而主张激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辛亥”革命终于使中国有了“民国”和“共和”的名分，但一个几乎无须争辩的事实是，“驱除鞑虏”的民族意识对于革命的刺激显然更大些。与“辛亥”的内在的民族主义性质相谐相盈的莫过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励种性”的观念，而章氏晚年倡导尊孔读经也许才真正以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触到了关联着民族精神的“教化”。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继“技”的自觉、“政”的反省后的“教”（教化、价值祈向）的重新认取，陈独秀断言

这文化上的深层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五四”所启示的人生价值主要在于身心的“幸福”，但它对“自由”、“个性”、“主观之内面精神”的提撕，却对于德行“高尚”——人生又一个向度上的恒常价值——所当涵有的“自律”原则的再确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鲁迅所谓“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李大钊所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胡适所谓“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这些“摩罗”们的呐喊和剖白，似都可以涵摄于“新青年”主将陈独秀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的意趣非凡的诠释，他说：“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一个造成整个民族心灵动荡的文化思潮不可能无所偏至，“五四”对传统批判的某种偏至引出的是旨在矫治这一偏至的另一种风致的文化思潮。这即是所谓“当代新儒学”。新儒学胎动于20年代初梁漱溟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辨说，但这位“生命化了孔子”的人物毕竟在“并不以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的佛格中。与佛光烛照下“做孔家生活”的梁漱溟构成一种照应，以“亦佛亦儒”的措辞表达所谓“新唯识论”的熊十力为寂寞中复兴的儒学做了“奠其基，造其模”的工作。在“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和当代新儒家的满腹狐疑的对视中，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关联着民族的时代教化——人生的现实而终极的眷注——的思考引向深入。

循着“技”的自觉、“政”的反省和“教”的重新认取

的线索，“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丛书从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选取了十五位有代表性的思想（或兼政治）人物，分集辑录他们千秋各别的一家之言。他们是：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严复（1853—1921）、孙中山（1866—1925）、章炳麟（1869—1936）、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4—1968）。所辑句段虽强名之以“箴言”，却并不限于道德训诫或行为劝勉上的格言、警句；那些为编辑对象的生命气象所笼罩的有关宇宙、人生、文化、志业、议政、论学、趣真、审美、情谊、信仰等方面的论断，皆在编录之列。“箴言录”以编辑对象为本位，力求以不失内在逻辑的分类编次使被辑选的言荃得以隐约勾勒出对象的某种生命格局。倘落于言荃，“箴言录”中的箴言或并不能如所期待的那样找出很多；倘不落言荃而直趣心源，每个编辑对象的独异的心灵之光照在哪里，哪里的文字便有可能被点化为堪称箴言的箴言。

就编者的水准看，“箴言录”中的错讹疏漏是可以想见的，但这里诚恳希冀于人们的，除开理所当然的匡正和批评外，也有对这套丛书的宗趣的如是理解：宣示前贤精神中某些具有弥久启示意味的东西，生命化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以规勉、警策那些背负民族希望继续寻路而进的新一代人。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早年陶冶于中国古代经典，好今文经学。1892年在上海博览西方自然科学及史地政教方面的书籍，思维所及略备世界性视野。甲午战争后在浏阳首设学会，主张“兼西学”、“裨实用”，倡导新政，立志变法。1896年入资为江苏后补知府，在南京候缺期间著《仁学》。1897年回长沙与梁启超、唐才常等开办时务学堂，编辑出版《湖南新报》、《湘学报》。1898年创南学会，联合南方各省志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同年，由徐致靖推荐入京，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9月变法失败，被捕殉难。

谭嗣同以“以太”为宇宙本原，认为世界万物的生灭变化及其关联都是“以太”的作用。他以“仁”为“以太”之“用”，却又称“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以太”与“仁”的通而不同，表达了谭氏酝酿中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学说对一种激切的维新变法主张的勉为其难的论证。谭氏的变革现实社会政治的祈向可赅之以他所谓的“冲决罗网”；所谓“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是他的变法呐喊的最

强音。

谭氏的主要著作是《仁学》。

目 录

一	宇宙探本篇	“天风终古吹琅琅”	(1)
	1.	“仁—通—平等”	(2)
	2.	“道之不离乎器”	(6)
	3.	“物无一瞬不新”	(8)
二	社会进化篇	“日新之为盛德”	(14)
	1.	“革故鼎新”之历史演进观	(15)
	2.	“以人补天”之主体能动性	(19)
	3.	“人人自由”之理想社会	(24)
三	人生人格篇	“何当直上昆仑巅”	(28)
	1.	“天赋人美”之人生观念	(29)
	2.	“震动奋厉”之人生态度	(37)
	3.	“悲智双举”之价值祈向	(41)
	4.	“肝胆昆仑”之人格局度	(53)
	5.	“冲决网罗”之批判理性	(62)
四	文化篇	“天涯何处是神州”	(73)
	1.	文化观念	(74)
	2.	中国文化论评	(85)
	3.	西方文化论评	(99)
	4.	中西文化比较	(110)

五	治世志业篇	“斗酒纵横天下事”	(139)
	1.	治世方略	(140)
	2.	个性自由	(161)
	3.	平等	(168)
	4.	民主	(178)
	5.	经济	(188)
六	变法图强篇	“破天一声挥大斧”	(200)
	1.	“救亡保命”：变法之希冀	(201)
	2.	“尽变西法”：变法之路径	(208)
七	治学方法篇	“把卷撑开眼海银”	(217)
	1.	“学必征诸实”	(218)
	2.	“要在善取之”	(222)
	3.	“本中有本”	(226)
八	生活智慧篇	“从容笑看岁月过”	(232)
	1.	“自立之道”	(233)
	2.	“大度处之”	(235)
九	情怀、男女、审美		(239)
	1.	情怀	(240)
	2.	男女	(242)
	3.	审美	(246)

一、宇宙探本篇

“天风终古吹琅琅”

1. “仁—通—平等”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

《仁学·界说》

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生不灭仁之体。

《仁学·界说》

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仁学·界说》

[注释]

以太：17世纪后物理学中设想的一种媒质，用来解释光的传播以及电磁和相互引力的现象。本世纪初，随着相对论的建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光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通过各种场，而不是通过机械的媒质，以太就成为一个陈旧概念。

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

《仁学·界说》

[注释]

此处通的含义是平等。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许说“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

《仁学·自序》

[注释]

元：天地万物的本原。亦作善解。

无：指无形、无名、虚无等。亦作无我解。

[提示]

作者通过仁与无、元在字源上的相通，将伦理的仁提升到天地万物本原的宇宙本体高度。

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

《仁学·界说》

[提示]

仁是没有与之相对的，即绝对的最高存在，所以说到仁，凡对待之词都要摒弃。破除了对待仁才能贯通一切，这样就可为平等提供本体论基础。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

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

《仁学》一

[注释]

遍法界，指万法周遍的世界，相当于星球，万法指一切事物的道理。虚空界指星球以外的虚空。众生界指众生流转不尽的世界，相当于人类社会。

通之象为平等。

《仁学·界说》

[提示]

通具体表现为平等。

仁亦名矣，不可立而犹可立者也，傅以智勇义信礼云云，胡为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则专言仁，间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借以显仁之用，使众易晓耳，夫岂更有与仁并者哉？学人不察，妄生分别，就彼则失此，此得又彼丧，徘徊首鼠，卒以一无成而两俱败。

《仁学》七

[注释]

第：但。

首鼠：犹豫，踌躇

[提示]

仁不是同勇义信礼诸概念并列的范畴，而是高于这些概

念的，这些概念只是显示仁的不同侧面义蕴的。

仁乱而以太亡乎？曰，无亡也。非惟以太也，仁固无亡；无能亡之者也，亦无能亡也。乱云者，即其既有条理而不循其条理之谓，孰能于其既有也而强无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强无而有。不能强有者，虽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强无，虽不仁至如禽兽，仁乎何减？不增，惟不生故；不减，惟不灭故。

《仁学》九

[提示]

作为宇宙本原的仁，以太具有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属性。

性所本无，以无性故。或难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热之性异，鸟兽鱼鳖，至愚也，而水陆之性异。谓人无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无性，明矣。彼动植之异性，为自性尔乎，抑质点之位置与分剂不同耳。

《仁学》十

[提示]

作者认为，从本原意义上说，事物是没有性质的，各种事物说到底不过是原素的不同组合而已。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其事急，其情切，岂有犹豫顾虑而莫敢前者？勇不敢之辨，于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无勇之可言也。义之为宜，出于固然，无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为足之所为，足必不能为手之所为也，苟其能而无害，又莫非宜也。信之为诚，亦出于固

然，无可言也。知痛痒，知捍卫，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设心而然也，非有欲于外之人也。礼者，即其既行之迹，从而名之，至于礼，抑末矣，其辨皆于仁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

《仁学》六

[提示]

勇、义、信、礼诸德目均可归结于仁，为仁所统摄，所以说天地间只有仁。

二百里之气，乃生物之气，若夫天地往来之气，固无可止也。日达其气于地，月星皆达其气于地。月星之光，照地则明，是月星之气达于地矣。人目仰见月星，是地之气，达于月星矣。且日月吸地海为之潮，故朔望潮盛。夫岂有理之所至，而气之所不至乎？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九》

[提示]

物质性的气广泛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

2. “道之不离乎器”

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

《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徵》

[注释]

道：指无形的法则或规律。

器：指有形的事物或名物制度。

[提示]

认为道存在于器中，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谈论一般法则。

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善，失之何损耶？

《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徵》

[提示]

作者在哲学本体论、道器关系上认为器是体，道是用，主张形而上的道不能脱离形而下的器，即现实具体事物，否则道就成为悬虚无着、空洞抽象的幻想之物了。因而他喻示学者们在认识事物时勿将离开具体事物的空洞的道作为根本，而要重视客观存在的感性具体事物，这样的认识方能于人于世有所裨益。

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徵》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

《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徵》

[注释]

丽：附着，指道附着器而见。

吾大脑之所在，藏识之所在也。

《仁学》二十四

[提示]

肯定脑是意识的物质基础。

大约人为至奇之物，直不可以常理论。古人言冬起雷，夏造冰，以为必无之事；今西人则优为之。再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神奇矣。然不论神奇到何地步，总是心之为。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年后之神奇，较彼格致家惟知依理以求，节节而为之，费无穷岁月始得者，利钝何止霄壤？

《书简·上欧阳中鹄》十

[提示]

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书简·上欧阳中鹄》十

[提示]

作者夸大了人的精神力量。

3. “物无一瞬不新”

夫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时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为